

第一章

忙碌工作了一整天，終於等到傍晚的放學時間，林梓森將辦公桌簡單收拾了一下，準備下班回家。

自研究所畢業之後，他就開始在這個小城市的高中教書，一教就教了整整十年。這所高中在A市裡的程度很普通，很多學生都只是為了混個畢業證書而已，所以每年升學率都有些慘不忍睹。

雖然他的學生大多成績都不好，而且學校裡打群架的事情也挺多的，但林梓森向來覺得那些年輕人只是有些青春熱血，年少衝動做點錯事也沒什麼大不了。孩子們畢竟還單純，只要老師不為難他們，對他們好，他們自然也會對老師好。

所以，林梓森幾乎可以說是南陽五高教師中的奇蹟了，這十年裡，他從來沒有一次遲到早退，病假事假一類的也很少見。別的班級經常發生一些學生鬧事挑釁班導師的事情，林梓森帶的班卻從來沒有發生過。

校長看他踏實勤快，對他也算是器重，他現在已經是教務主任了。

林梓森覺得這樣也差不多了，他今年三十多歲，也沒有任何跳槽的打算。只想一批一批地將那些年輕人送出校門，在這所高中裡過著平淡的日子就好。

至於感情問題，那更是貧乏。

雖然他的薪水不高，但因為有房子、工作又穩定，加上脾氣好，還是有人倒追，不過總是被他委婉地拒絕了。

拒絕的理由不外乎是他心底已經有人了，這麼多年來，他還是在等著那個人。

雖然這聽起來像藉口，卻是真的。他在年少的時候也曾經瘋狂地愛過，不過他那時知道他的感情並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所以就一直將它埋藏在心底，發酵了整整十多年。

林梓森本以為隨著歲月流逝，他可以逐漸忘記那個讓他刻骨銘心的人，接受一份正常而平淡的感情，但是事實卻恰好相反。

每到了失眠的夜晚，思念的痛苦就猶如毒蛇一般纏繞住他。林梓森忍不住想，如果當年他能再勇敢一點，對那個人說出自己的心情，事情的結果會不會完全不一樣呢？

但是，沒有人能讓過去重來。

那個人最終還是走出了他的生活，成為一段過去的回憶。

有時候他會想，就這樣平平淡淡地過日子也沒什麼不好，只不過，事情往往事與願違罷了……

今天原本天氣晴朗，一整天陽光普照，怎知到了要放學的時候，天空忽然陰暗下來，沒過多久，大雨傾盆而下。

林梓森沒帶傘，同事們又剛好都走光了，他只好坐回座位上等雨停。只是在辦公室裡等了快一個小時雨也沒有要停的跡象，看著窗外的天氣，他不由得嘆了口氣。現在已經是晚上七點半了，家裡的冰箱空空如也，想回去做飯也先得去超市買食材，但離他家最近的超市也要走十多分鐘，學校附近不好叫計程車，雨這麼大，不成落湯雞才怪。

想了想，林梓森決定碰碰運氣，跟值班室裡的警衛借傘。沒想到警衛有多餘的傘借他，道謝之後就出了辦公大樓。

雨越下越大，他雖然有撐傘，但從超市買了一堆東西之後再回家，褲子也全被打濕了。

林梓森走進樓梯間收了傘，加快上樓梯的步伐，並從口袋裡摸出鑰匙。

誰知剛出了樓梯間，他便看到自家門口站著一個西裝革履的男人，一時間楞在那裡。

那男人見到林梓森，主動跟他打招呼。「請問你是林梓森先生吧？你下班可真晚，我在這裡等很久了。」

林梓森看著對方整齊的衣著，再低頭看看自己濕淋淋的褲子和鞋子，覺得有些不好意思。

「請問你是……」

那男人立刻從西裝內袋裡掏出了一張名片，遞了過來。「冒昧打擾了，我是正德律師事務所的律師，鄙姓阮。」

律師？「呃，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不會是有誰告我吧？」

「不不不。」阮律師立刻澄清道：「林先生，不知道你还記不記得成皓和曾馨凌？」時隔多年忽然又聽到這兩個名字，林梓森心裡一緊，手上提著的袋子全部掉到地上。

阮律師看到他的反應，不用等他回答就已經知道答案了。

「如果不介意的話，我是否能和林先生進屋詳談？」

林梓森的臉色有些蒼白，聽了對方的話之後才回過神來。

他拿著鑰匙，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弄了半天才終於打開門。

「阮律師，請進。」

阮律師也不在意他的失態，神態自若地走進客廳。

林梓森先進房間換衣服，然後又去廚房倒茶，光是這兩件簡單的事情就花了半個小時，但並非是他有意拖延，而是他需要時間來平復自己過於激動的情緒。

「不好意思，方才失態了，阮律師，請直說來意吧。」

阮律師點了點頭，「其實我這次來，是要先告訴林先生一個噩耗的。一個月前，成皓先生和曾馨凌女士遭遇車禍，已經不幸身亡了。」

「你說什麼？！」林梓森錯愕地抬起頭來，眼中充滿了不可置信。

「我說的都是真的，我也知道林先生和成氏夫婦是至交好友，可以明白你此刻的心情，還請節哀順變。」

林梓森沒有回答，聽到這消息的瞬間，他的心臟幾乎要停止跳動。他難受地拿起桌上的杯子猛灌了一口熱茶，卻因為太急被噎到，劇烈地咳嗽起來。

阮律師見他有些情緒失控，立刻從桌上的面紙盒中抽了幾張面紙遞過去。

「林先生，林先生你還好吧？」

林梓森接過他遞來的面紙，胡亂擦了擦不知何時已流下的淚水，深吸了幾口氣，才勉強說道：「既然他們是在一個月之前出的事，為什麼現在才來通知我？想不

到，我連他們的最後一面也見不到……」

阮律師嘆了口氣，「不瞞你說，雖然成氏夫婦的死因對外公布的是意外事故，但實際上，這起車禍很可能是人為的。」

「什麼？你的意思是成皓他們可能是被謀殺的？」

阮律師臉色凝重地道：「其實，成先生在出事之前就已經感覺到危險了，所以他為了以防萬一，立了祕密的遺囑放在我這裡，也特別交代我，萬一他真的出事，一定不能讓你出面。如果你去參加了葬禮，就等於曝光在凶手的視線下，但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拜託你。」

林梓森問：「到底是什麼事？」

「林先生你應該知道，成氏夫婦有一個孩子，今年十七歲了。」

林梓森點了點頭。他又怎麼會不知道呢？

當時就是因為未成年的曾馨凌未婚懷孕，而孩子的父親是成皓，所以他們才被學校雙雙開除了。之後，聽說曾馨凌的父母逼著她把肚子裡的孩子打掉，成皓一怒之下便帶著她私奔，誰也不知道他們的去處，就連自己這個他們最好的朋友也不知道。

這兩個人一消失就是整整十七年，沒想到再次聽到他們音訊的時候，卻是這樣的噩耗。

林梓森覺得有些難以接受，但又不得不面對這殘酷的事實。

「成先生在遺囑中說了，希望你能成為他兒子成繼堯的監護人。」

林梓森有些詫異。「我？」

「對。」阮律師道：「其實成先生並非有意這麼多年不與你聯絡的。據我所知，他一直都記得你這個年少時的好友，只不過因為他的工作糾紛甚多，所以擔心和你有太多聯繫會禍及你……」

原來成皓這麼多年來的刻意冷漠是為了保全自己？

「林先生，現在的當務之急是要保全成先生唯一的兒子，如今害死他的人正處心積慮地要斬草除根，你這裡是給予他庇護的最好場所。」因為誰也不會想到，成皓的兒子會待在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城市裡。

「但這件事情有一定的危險，萬一被成先生的仇家發現的話，可能你也會受到影響。」

「沒有關係，這是最後能為成皓做的事了。」林梓森眼眶一熱，淚水就又滑了下來。

林梓森不知道阮律師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他就這樣在客廳裡坐了整整一夜，直到次日早上七點才被鬧鐘的聲音驚醒。發現自己不知道何時哭著在客廳的沙發上睡著了，他爬起來走進浴室漱洗的時候，在鏡子裡看到了一個雙眼紅腫的大熊貓。

「哈啾！」重重地打了數個噴嚏，林梓森感覺額頭有點發燙。「不會是著涼感冒了吧……」

他剛破天荒地想打電話到學校請病假，電話鈴聲就響了，他連忙走到客廳接電話。電話那頭傳來阮律師的聲音，「林先生，不知道讓成繼堯轉學到你任教的高中上

學你是否同意？繼堯從美國回來之後就一直沒有上學。」

林梓森本來想說自己所在的高中升學率並不好，但是轉念一想，成皓和曾馨凌當年就對讀書興趣缺缺，再加上阮律師說他回國後沒上學，恐怕成繼堯也不會太熱衷於考大學這件事，便把到了嘴邊的話又吞回去。

「好吧，他來五高上學，我也方便照看他。」

「那就太好了，我立刻就去辦。」

結束跟阮律師的通話之後，林梓森請了假，躺在床上覺得頭暈，身體也熱得厲害，不知不覺地就睡著了。

到了下午，林梓森被門鈴聲吵醒，一打開門看到是阮律師連忙請人進來，而對方一坐下就拿了一大堆文件要他簽名，中文英文都有，他也懶得細看，索性一一都簽了。

等阮律師將文件收好之後，又笑道：「忘了告訴林先生，成先生給你留了一百萬美金，就當是感謝你照顧繼堯。」

「一百萬？美金？」林梓森瞪大了雙眼，「我不想要他的錢，你把他轉給繼堯吧。」阮律師搖頭道：「成先生就是知道你的為人，所以才要我不要告訴你這事，等你簽完了字再說，而且，既然是給你的，你就收下吧，這也是成先生的一片心意。」林梓森見說不過他，也只得同意。這些錢，等成繼堯來了之後再給他也是可以的。好不容易把阮律師送走，林梓森不禁覺得有些恍惚。怎麼他在短短的時間裡就成了別人的養父了？

他搖搖頭，身體難受得厲害，索性繼續倒回床上睡。

雖然成氏夫婦的死對林梓森的打擊很大，但生活依舊要繼續下去。第二日，他便硬撐著從床上爬了起來，胡亂地往身上套了件襯衫。

在他低頭打領帶的時候，門鈴忽然響起。

「誰啊？」

林梓森趕緊找了條褲子準備套上，但按門鈴的人似乎非常不耐煩，鈴聲響得一聲比一聲急促。他一著急，步伐便有些不穩，不小心絆了一下，「砰」的摔倒在地。

「呃，好痛……」林梓森坐起來揉了揉腦袋，疼得直吸氣。

「真是想不通，我爸怎麼會找一個像你這樣的人來當我的養父？」

一道不屑的聲音在上方響起，林梓森一驚，立刻抬起頭來。

窗簾沒拉開又沒開燈的客廳很昏暗，林梓森看不太清楚，但那個身形和輪廓，讓他馬上想起了一個人。

「成皓？」

對方把背包拿下來甩到了一邊，在他身邊蹲下。「雖然我和我老爸長得很像，但拜託你睜大眼睛看清楚，我有那麼老嗎？」

因為兩人距離的拉近，林梓森終於得以看清來人的樣貌。

這是一張年輕的面孔，濃眉大眼，鼻梁高挺，嘴唇有些薄，勾起充滿了邪氣的弧度。

男孩的頭髮比當年的成皓要長一些，劉海遮過了額頭。雖然年輕，但氣勢卻完全不輸成皓當年。

林梓森尷尬地從地上爬起來。他向來習慣裸睡，剛才慌亂找褲子的時候根本來不及套上內褲，所以他是很丟臉的光著屁股摔在地上的。

站起來的時候，發現成繼堯正用戲謔的眼神目不轉睛地盯著自己的下半身看。林梓森臉一紅，連忙背過身去。

「你、你是怎麼進來的……」

成繼堯一副受不了他的樣子道：「拜託，你的門根本就沒鎖好不好！」

林梓森忽然想起自己昨天高燒頭暈，把阮律師送出門去之後，好像確實沒把門反鎖就回房間睡覺去了。

「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煩你回避一下？我先整理整理。」

成繼堯嗤了一聲，「都是男人還在乎這個？你有的我也有，雖然你的是小了點，但又不是不能看。」

「你！」

林梓森對成繼堯的口無遮攔感到驚訝，但一想起當年的成皓，又覺得這孩子和他爸爸簡直一模一樣。

無奈之下，林梓森只得在成繼堯的注視下穿戴整齊，他輕咳了一聲，剛想對成繼堯說些什麼，但還沒來得及開口，成繼堯卻先他一步說話了。

「你雖然名義上是我的監護人，但我是絕對不會叫你爸的。而且，我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就成年了，你的作用就是在我成年之後，替我爸簽署那份協議，把老爸老媽名下的財產轉給我，其他的事情，我勸你別管太多。」

聽了他的話，林梓森心中有些詫異。

阮律師根本就沒跟他提過還有協議書的事，他還以為只要成繼堯成年，他自然就可以繼承成皓的遺產了。

「哼，老爸也真是的，竟然那麼信不過我，還留遺囑說我必需經過你的同意才能繼承！到底誰才是他兒子？」

聽成繼堯在那裡發牢騷，林梓森才大概猜到成皓的用意。

成繼堯畢竟還年輕，難免會像成皓當年那樣衝動，成繼堯想必是知道他的父母是被人謀殺的，既然背負了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做起事來就更有可能是考慮後果了。

難為天下父母心，成皓為了這個兒子，也算是機關用盡了。

林梓森道：「若是我覺得你可以繼承成皓的遺產了，我自然會簽協議，你放心好了。」

聽了他的話成繼堯很不滿意，「什麼叫做『你覺得』？只要我一滿十八歲，你就給我簽！」

林梓森嘆口氣，「那就等到你十八歲之後再說吧。」

「你！」

看林梓森一副軟硬不吃的模樣，成繼堯氣便不打一處來。但想到他只有繼承了遺

產之後才有足夠實力為父母報仇，也只得將怒氣強壓下來，不說話了。

「你吃早餐了嗎？」

成繼堯沒好氣地說：「廢話，這麼大清早的，誰會吃過了。」

林梓森也沒說什麼，直接拿了雙人份的食材，開始做早餐。

第二章

成繼堯聞到了食物的香味，肚子餓了氣也就消了不少，乖乖坐下等吃的。

林梓森做好早餐，放了一份在成繼堯面前，自己也坐在餐桌前吃了起來。

「我這裡有兩間臥房，你正好可以用另外一個房間。我看你也沒帶什麼東西過來，今天有時間就去買一些吧。我聽阮律師說已經在幫你辦入學手續了，等他那邊手續辦好，你就來上課吧。」

成繼堯根本沒在聽他碎唸，吃了兩口早餐，只覺得味道真是不錯，很少有人能把這種簡單的早餐做得這麼可口的。看來眼前這個老男人還不至於完全一無是處嘛！

林梓森吃得比較慢，等他吃完的時候，抬起頭來，卻看到對面的成繼堯正用一種奇怪的眼神看著自己。

「你、你幹麼這樣看我？」

成繼堯道：「我還是想不通，我老媽為什麼在一開始的時候選了你做男朋友而沒理我爸？」

一聽到成繼堯的問題，林梓森便想起了他、成皓和曾馨凌之間的關係。

其實，當年他們三人是關係非常好的同班同學，經常被其他人笑稱為「鐵三角」。出事的那年，林梓森十五歲，曾馨凌因為入學晚了一年，所以是十六歲。而成皓因為經常打架鬧事，被留了兩次級，所以三人之中成皓十七歲，年紀最長。

一開始，曾馨凌是看上了林梓森俊俏的外表，便纏著林梓森要做他的女朋友。誰知道在成皓轉學來了之後，曾馨凌卻又愛上了成皓，並且還背著林梓森和成皓上了床。

曾馨凌和成皓都覺得對不起善良的林梓森，一直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他。等到曾馨凌未婚懷孕的消息傳開之後，林梓森才發覺自己被女朋友和最好的兄弟背叛了，而且，連他們私奔去哪裡都不知道。

想起那些成年往事，林梓森臉色有些不好。

「馨凌最後選擇的人是成皓而不是我，所以，你不用覺得有什麼心理不平衡。」

成繼堯將腿蹺到了餐桌上。「那是當然，如果換做是我，我也會選老爸的。」

聽了他的話，林梓森覺得心臟像被人刺了一下，但仍強迫自己面無表情地將兩人用過的餐具收進了洗滌槽裡。

「沒事的話，我去上班了。」林梓森拿了公事包，便頭也不回的出門了。

再多待一秒，他就快要窒息了。

成繼堯並不知道，他的出現對林梓森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那幾乎是年輕成皓翻版的臉，還有言行舉止之中流露出來令人熟悉的氣息，無一不挑弄著林梓森的心緒。

特別是在成繼堯提到過去的事情的時候，他覺得自己的心臟都有要停止的跡象了。

他一再地在心中告誡著自己，千萬不可以驚慌，千萬不可以在成繼堯面前露出一點蛛絲馬跡。

千萬千萬，不能讓他發現事情的真相。

好不容易撐著有些發軟的腿走到樓梯間，林梓森在確定完全脫離了成繼堯的視線範圍之後，靠在冰冷的牆壁上大口大口的喘息著。

「林梓森，原來就算過了十七年，你也無法完全忘記那個男人啊……」

因為就連成皓也不知道，自從成皓出現以後，他和曾馨凌一樣都愛著成皓。只是曾馨凌是女子，可以毫不掩飾地對成皓表達愛慕之情，但他和成皓同為男子，感情就算再濃烈，他也沒有臉對成皓啟齒。

事已至此，林梓森只希望能將這份感情永遠埋葬在內心深處，永遠都不要再被挖出來，永遠不要！

在學校魂不守舍地待了一天，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林梓森去超市買了很多肉類食材。現在的成繼堯已經比他父親當年還要高壯許多，需要多補充點蛋白質。

慢慢走回自己所住的社區，林梓森上樓後在自家門前掏出鑰匙，開鎖、扭動門把走了進去。誰知剛進玄關，就被屋內傳出的一陣陣奇怪呻吟給嚇到了。

「這、這是怎麼回事……」

再往裡走一點，林梓森立刻看到了在客廳沙發上激烈糾纏的兩具肉體。

一個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男孩，正全身赤裸、雙腿大張地仰躺在沙發上，而這場性愛中的另一個主角，竟然就是他的養子——成繼堯！

林梓森完全楞住，一時間忘記要迴避。

被成繼堯壓在身下的男孩不斷地呻吟扭動，成繼堯卻似乎沒有什麼憐香惜玉的意思，只是狠狠將性器頂進男孩體內。

兩人正戰況激烈，但林梓森在那兒站久了，男孩還是看到了人。

「啊……你，你慢點……嗯……你，你家有人……回來了……」

其實成繼堯在林梓森開門的時候就知道有人回來了，不過他一點都不在意。他在國外待久了，無論是喜歡同性還是在性事上，態度都相當開放。

「啊……不要嘛……被人看好奇怪……」

男孩在成繼堯的身下抱怨著，因為男孩的推拒而插得不爽的成繼堯回過頭，順手抄起一個抱枕就往林梓森的臉上扔。

被成繼堯扔過來的抱枕砸到，林梓森這才反應過來。

「看你媽的，沒看見老子在忙嗎？滾出去！」

林梓森機械地單手抓著抱枕，另一隻手提著方才買回來的菜，轉過身出了門去。就算把門關上，屋內嗯嗯啊啊的聲音依舊能穿透門板傳入他耳中，林梓森從來不知道有人對這種同性之間的性愛能毫不遮掩的，而且這個人還是成皓的親生兒子……

林梓森木然地站在門外，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屋內的聲音才漸漸平息下來。之後，他看到大門打開，那個男孩春風滿面地走了出來，成繼堯並沒有出來相送，而男孩看見了站在門外的他，臉上閃過一點不好意思的神色，對他微微點頭示意之後就離開了。

見男孩終於走了，林梓森這才打開門進了屋。

屋裡性愛過後的味道還是很濃郁，林梓森忍不住把窗戶打開，好讓空氣流通。成繼堯依舊赤裸地半靠在沙發上，已經疲軟下來的性器看起來依舊雄偉壯觀。成繼堯平日有去健身房和練搏擊的習慣，使得身材比例完美，手臂、胸膛的肌肉線條因為未乾的汗水而顯得更加性感，腹部明顯的六塊腹肌足以讓林梓森這樣常年缺乏鍛鍊的上班族自慚形穢。

看到林梓森進屋之後馬上去開窗的行為，成繼堯不屑地嗤了一聲。

「怎麼，看不慣男人和男人搞？」

林梓森的臉色有些蒼白，「你不是才來一天嗎？怎麼那麼快就……」

成繼堯將手搭在沙發上，「你不是叫我去買東西嗎？那個小騷貨就一直跟著我，我一看就知道他欠操，過去搭訕，他就乖乖跟我回來了。」

林梓森皺眉，「我不管你喜歡男人還是女人，但你現在還未成年，這方面收斂一些比較好。還有，就算你真的要找上床，也請你進到你自己的房間去，把門鎖好。」

成繼堯挑眉道：「你規矩還真多。你以為我不想進房？只是床上又沒有換新的被單，我可不想用你用過的床單。」

林梓森深呼吸了幾口氣才勉強將怒火壓制下來。他走向自己的房間，拿了一套全新的床單交給成繼堯。

「那套床單雖然不是新的，也是洗乾淨剛換上去的。如果你那麼擔心的話，那就用這套新的好了，希望你以後不要再用這種藉口在客廳裡做這種事情。」

成繼堯看了一眼扔在自己身邊的新床單，又看到擱在地上的超市袋子。

「你去買菜了？」

「不買菜晚上吃什麼？」林梓森撇開眼神，盡量讓自己不去看成繼堯赤裸的身體。雖然他也不是沒有性經驗，但面對這種年輕結實的肉體，仍有些擔心他會起一些不該起的反應。

「叫外賣啊，我媽根本就不會做飯，或者說，他們根本不知道怎麼帶孩子，所以我七歲的時候就被送到美國去了。」

林梓森聞言嘆了口氣，「雖然我不知道馨凌是怎麼想的，但只要是一家人就應該好好地在一起吃飯。以後我都會回來做飯，你不用叫外賣。還有，五高的制服我今天已經幫你帶回來了，你的轉學手續也辦好了，明天就能去上學了。」

聽到林梓森提到「一家人」的時候，成繼堯眼中閃過一抹複雜的神色。

他從小就不是很清楚家人的感覺是怎樣——老爸整天忙著幫派的事情打打殺殺，老媽管風化產業，喝酒抽煙很在行，但是連煮飯都不會。

而他剛來到這個老男人的家裡沒兩天，這個男人就已經把他當「家人」了？

在外面漂泊久了，就算再放蕩不羈，成繼堯在這一刻也感覺到了一種陌生的溫暖。成繼堯忽然覺得自己變得有些奇怪，為了不然林梓森發現自己的異樣，便說要去洗澡。

等他出來的時候，林梓森已經做好了幾道菜。

飯菜的香味飄散出來，讓成他刻感到飢腸轆轆。

等了一會兒還沒好，成繼堯有些等不及，索性站起身來走到林梓森的身後去張望。

「什麼菜？那麼香。」

「梅子排骨……喂！還沒熟呢！」

他話還沒說完，成繼堯的手臂就從後方伸了出來，直接用手捏起一小塊排骨放入嘴裡。

「怕什麼，牛肉五分熟都可以吃了。嗯，真好吃！」

成繼堯因為剛洗完澡，只穿了一條四角褲，林梓森的背和他光裸的前胸緊緊貼在一起，林梓森甚至能感覺到他的鼻息噴在自己脖子上。

為了偷吃，成繼堯還將左手扣在了林梓森的腰側上，林梓森立刻像觸電一樣跳開，「啊！」

成繼堯看了看自己的左手，忽然笑了。「你的腰是敏感帶啊？哈哈，一碰就反應那麼大。」

林梓森有些尷尬，用鍋鏟將他的手擋開。

本來成繼堯也只是鬧著玩，誰知道林梓森反應那麼大，本來已經發洩過的慾火竟然莫名地又被這個男人給撩起來了。

「你等一下，馬上就好了，你這樣偷吃，待會還要不要吃了？」

成繼堯將沾有醬汁的手指放進嘴裡吸吮了一下，嘴角扯出一個弧度，「那你快點，我等你。」

看到這個笑容的林梓森感覺自己的心臟忽然緊了一下，這個表情的殺傷力實在是太大了些。

林梓森趕緊轉過身去繼續炒菜，差點沒在心中默唸朱子家訓來穩定自己慌亂的心神。

而成繼堯坐在餐桌旁看著林梓森穿著圍裙在那裡忙碌的樣子，覺得喉嚨有點發乾。如果這個男人不是自己的養父的話，其實發生點什麼也沒問題吧？可惜林梓森偏偏動不得。

成繼堯舔舔嘴唇，將那股從腹部燒上來的邪火硬生生地壓回去。

好不容易把所有菜都做好了，剛端上桌，成繼堯立刻拿起筷子大快朵頤。

「太好吃了！」

林梓森見他吃得高興，心情也好了不少。「看你的樣子像好幾天沒吃過飯一樣。」

成繼堯沒兩下就吃掉了一碗飯，又將空碗遞給林梓森添飯。「美國吃的東西根本就不合我的胃口。我老爸把我丟出國去，給的生活費根本就不夠我常去中國餐廳吃，只能吃些速食。媽的，明明那麼有錢卻還要讓我受苦。」

林梓森搖搖頭，「你爸不嬌慣你也是對的，男人應該承受得住生活的磨練。」

成繼堯聽了他的話，臉色有些不好。「所以老爸和老媽他們這樣一句話都沒有留的丟下我走了，也是對我的磨練？」

成繼堯眼中閃過一絲無法言喻的傷痛，但很快就隱沒過去了。

林梓森這才覺得，眼前這個人也只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罷了。沒有人能在受了那麼大的打擊之後還完全無動於衷的。

「以後你想吃，我都做給你吃，我會代替你爸媽照顧你的。」林梓森邊說邊夾了幾筷子菜到成繼堯的碗裡。

成繼堯抬頭看了看林梓森，眼神和剛來的時候不同，有了些許變化，不過他沒再說什麼，繼續悶頭吃飯。

第二日清早，林梓森敲響了成繼堯的房門，打算叫他起床上學。但不知道為何敲了差不多十分鐘，也沒聽裡面有回應。

林梓森早就做好了早餐，眼看著上班的時間就要到了，他只好試著轉動成繼堯房間的門把，發現他根本沒有鎖門，便推門走進去。

當林梓森進房的時候，成繼堯正光溜溜地躺在床上，只有右手扯了被子的一角搭在肚子上。

雖然這次造成的視覺衝擊遠沒有第一次的時候來得大，但年輕男孩早晨特有的生理反應讓成繼堯的某個部位尤其醒目。

林梓森有些無奈地轉開了眼神，走到成繼堯床邊才發現原來他睡覺的時候戴了耳塞，難怪自己在外面怎麼敲門成繼堯都沒反應。

他把耳塞拔出來，又伸手推了對方幾下。

「起床了，今天要去上學！」

成繼堯好看的眉頭皺了皺，伸出手像是在趕蒼蠅一樣朝林梓森揮了揮。

「喂！我說起床了聽到沒，你不想第一天上課就遲到吧？」

「啊！好煩！」

成繼堯猛地張開了眼睛，把正在推他的林梓森給扯上了床。

林梓森哪能料到成繼堯會來個突擊，猝不及防之下，一下就被扯到床上去。

成繼堯修長的手腳像八爪魚一樣纏住他，他用力掙扎，但力氣上顯然比不過成繼堯，掙扎了一下沒用之後，他更發現成繼堯的某個部位正頂在他身側，而且他越動得厲害，那東西就越硬挺，立刻嚇得一動不動。

成繼堯的臉貼在林梓森的肩窩處，溫熱的呼吸噴在他的脖子上，林梓森立刻起了一層雞皮疙瘩，他覺得非常尷尬，只得伸手揪住成繼堯的耳朵。

「我說，你再不起我就自己去上班了哦！」

被煩了這麼久，成繼堯的睡蟲也差不多跑光了，意識逐漸清醒過來，他這才發現自己懷中抱著的人並非是他某個一夜情的床伴，而是他的養父林梓森！

不過抱都抱了，也沒什麼大不了。成繼堯不僅沒放手，還咕噥了一句，「你的腰挺細的。」

他的語氣讓林梓森莫名地紅了臉。

如果是成皓的話，一定不會對自己說這種曖昧的話吧？畢竟成皓是個如假包換的直男，但是成繼堯卻喜歡男人……

林梓森趕緊甩頭清空自己腦中亂七八糟的想法，一把撥開了成繼堯搭在自己腰上的手，坐起身下床去了。

「早餐我已經準備好了，制服在衣櫃裡，要不要去學校隨你。」

成繼堯感覺到林梓森對自己的不滿，立刻伸手拽住了林梓森的手。

「生什麼氣啊，不就是逗你玩嘛！我起來了。」

成繼堯忽然發現自己不想讓林梓森生氣，雖然他氣得雙頰鼓鼓的模樣也挺可愛的。

他只花了十多分鐘就漱洗穿戴好，叼了一片土司，另一隻手拿了瓶牛奶，背上書包就跟著林梓森走了。

在從家裡去到學校的一路上，林梓森明顯感覺到因為身邊比平日多出了一個人的緣故，他受到的注目禮也比以前更多了。

林梓森只能盡量無視那些年輕女學生們投射過來的好奇和欣喜視線。

林梓森是五高教務主任的事誰都知道，但是，五高的學生卻從來都不知道他們學校原來還有一個如此養眼的帥哥。

且不說成繼堯原本就出色的身材和外貌，光是他在國外待了這麼多年所培養出來的貴族雅痞氣質，就算丟在一群明星中也不會被埋沒，更別說是穿著五高的制服走在其他學生的上學必經之路上。

而且成繼堯一路上都在問林梓森一些很無聊的問題，比如說學校允不允許男生和男生談戀愛之類的問題，弄得一路上都是女學生側目的眼神和竊竊私語。

等好不容易趕到學校的時候，上課鈴已經響了。

林梓森帶著成繼堯急急忙忙地趕往教室，將人介紹給級任導師。

「同學們，請安靜一下，我們班來了位新同學。」

學生們一聽老師說有新同學，興致馬上就來了，紛紛回到座位上坐好。

「成繼堯，你進來吧。」

成繼堯剛走進教室，全班女生就不約而同地發出了尖叫。

「哇！好帥啊！」

「好有型，酷斃了！」

班導師有些頭疼地大聲道：「大家安靜一下。」

「成繼堯，你自我介紹一下吧。」

還沒等成繼堯說話，下面立刻就有女生發問了。

「帥哥，你有沒有女朋友啊？」

這個問題一出，立刻引來班上其他男同學的一陣噓聲。

成繼堯唇角勾出了一抹充滿了邪氣的弧度，「各位美女，不好意思，我只對男生有興趣。」

這句話就像一顆炸彈投了下來，引起全班一片嘩然。

「成同學，你說什麼呢！」

班導師趕緊拉了一下成繼堯。這裡不比國外，對同性戀的態度可沒有那麼寬容，特別是成繼堯還是未成年的學生，在學校裡暴露自己的性向實在是太不合適了。

「好了！全部別吵了！」

但班導師的喝斥一點用也沒有，只讓班上沸騰得更厲害。於是成繼堯在上學的第一天，就成了學校的風雲人物。

林梓森和成繼堯的「養父子」生活就這樣持續了一個月，整體來說成繼堯的出現對林梓森的影響不算大，最多也就是做飯多做一個人的份，洗衣服的時候多洗幾件罷了。

但有一個問題讓林梓森感到非常頭疼。

成繼堯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而且早就不是什麼在室男了，偶爾帶人回來過夜也是無可厚非的。

只是房間的隔音不太好，而且那些被成繼堯帶回來的男孩又都是些很放得開的類型，一點都不介意在牆的另一邊還有一個人。

林梓森被那些嗯嗯啊啊的聲音吵得煩不勝煩，加上這種聲音又很有煽動力，而他也很久沒有解決過生理需求了，總而言之，這樣激烈的情事對他來說太過折磨了。

「啊……再來！再深點……嗯……」

牆壁那邊又傳來一陣浪叫聲，林梓森甚至能聽到夾雜在其中的喘息和肉體碰撞聲。

他忽然覺得有些口乾舌燥，只好悄悄走出去倒杯冷水喝，卻從成繼堯半掩著的房門縫隙裡看到了正火熱交纏的兩具身體。

林梓森趕緊回到自己房裡，有些慌亂地把門關上，猛灌了幾口冷水。但是，喝水並不足以澆滅他體內逐漸升溫的慾望。

他坐回了床上，發現腦中還是一幕幕揮之不去的性愛畫面，不自覺地將手伸進睡褲中——下體已經很硬了，甚至硬得有些發疼。

腦海中有些混沌，林梓森打開了床頭櫃那個上鎖的抽屜，在一本英文字典中翻出一張有些泛黃的照片。

看到照片上的人燦爛的笑臉，他就益發覺得難受。

林梓森輕輕地套弄自己的慾望，腦海中不自覺地幻想著那個男人有力的雙手正拂過他的全身，性感的薄唇像對待珍寶一樣輕吻著他，然後，那堅挺的巨物慢慢地沒入自己的身體，兩個人合為一體……

只不過，成皓的模樣在自己腦海中已經沒有以前那麼鮮活了，林梓森楞了一下，忽然驚覺自己正在幻想的人竟由成皓變成了成繼堯！

他被自己罪惡的幻想嚇了一大跳，整個人像被雷劈到一樣呆楞住。

就在他正對自己的幻想感到無比內疚的時候，房門忽然被人打開了！

「喂，我的浴巾你放哪？」

成繼堯在完事之後想洗澡卻找不到浴巾，便直接進了林梓森的房間問，但萬萬沒

想到打開房門之後，看到的竟然是這個年長他許多的男人正對著一張照片手淫。這可大大顛覆了林梓森平時的形象，成繼堯訝異之餘，惡劣地想著就算是逗弄他一下也好，免得這個老男人總是擺著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樣來對自己說教。

林梓森被忽然出現在面前的成繼堯嚇了一跳，第一個反應是臉色發白地將手中的照片藏到身後。

見他一副做賊心虛的樣子，成繼堯逗他的興趣就更濃了。

「喂，別那麼小氣嘛！到底是哪個美女讓你那麼興奮？給我看看嘛，我又不會笑你。」

成繼堯彎身就要搶林梓森藏在背後的照片，但林梓森怎麼可能給他？當然是立刻往後躲。

「你快給我出去！你沒敲門就進來，還有沒有禮貌！」

成繼堯無所謂地撇撇嘴，「以前又不是沒有過，你反應那麼大幹麼？」

他轉念一想，一臉邪氣地笑道：「你不會是拿了什麼不該拿的照片來自慰吧？」

成繼堯利用身體的優勢將不斷掙扎的林梓森給壓在床上，又把林梓森的雙手反剪到背後，才撿起掉落在床邊的照片。

「還給我，混蛋，不許看！」

成繼堯將那張照片拿到眼前一看，立刻就皺起眉頭。照片上的人的有一張年輕的臉，五官看起來非常熟悉。

「是我？」

成繼堯一想便覺得不對，因為這張照片的邊角都有些泛黃了，明顯是已經有了些年頭的老照片，再一看照片右下角的日期，他忽然意識到了什麼。

他立刻將照片翻轉過來，看到照片背面寫著一行字——曾經和永遠的摯愛。

第三章

那行字沒有落款，但成繼堯就算用腳趾想也知道，這肯定是林梓森寫上去的。

他的臉色忽然陰沉起來。

他一直以為林梓森是個直男，所以就算自己對林梓森有那種想法也只是壓抑著，甚至因為這個而從外面帶人回來。

成繼堯從來都沒有那麼尊重過一個人，雖然他的行為看起來似乎不是那麼回事，但林梓森真的是唯一一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博得他好感的人。

緊緊捏著手中的照片，成繼堯壓低了聲音，一字一頓地質問，「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我老爸？！」

林梓森面色一片死灰，埋藏多年、從來沒有人知悉的祕密，竟然會在如此糟糕的情況下被一個他最不願意的人發現了，這簡直就像是青天霹靂。

面對成繼堯的質問，他已經完全喪失了思考能力，只是目光呆滯地看著滿臉怒容的成繼堯。

「媽的，我在問你話呢！你裝什麼死！」

成繼堯一拳狠狠砸在林梓森臉邊的枕頭上，「你喜歡的人不是我老媽嗎？什麼時候你也開始喜歡上男人了？」

原來林梓森喜歡的人竟然是他老爸！這麼說……林梓森一直悉心照顧他並不是因為在意他，而是因為他有一張跟自己老爸年輕時幾乎一模一樣的臉嗎？！意識到這一點的成繼堯憤怒不已，他用另一隻手扣住林梓森的下巴，強迫他抬頭看向自己。

「為什麼一定要是我老爸？換了別人就不行嗎？」

成繼堯的話猶如一把尖刀，狠狠地穿透了林梓森的胸膛，刺得他鮮血淋漓。

「對，我喜歡的人確實是你父親，但他自始自終都不知道，而且，我也沒有做過任何破壞他和你母親感情的事情。所以，我和成皓的事還輪不到你這個後輩來指手畫腳，請你離開我的房間！」

這番話更是激怒了成繼堯。原來自己在林梓森的眼中，一直只是個「後輩」而已。

「你對我老爸的照片做這種齷齪的事情，我這個做兒子的還不能管了？！」

成繼堯找了個冠冕堂皇的藉口來發洩自己的怒氣。他用手揪住了林梓森腦後的頭髮向後拉拽，林梓森被迫仰起了臉，五官因為疼痛而有些扭曲。

「你，你到底想怎麼樣……」

成繼堯的理智已經被怒意完全驅逐了，他對著林梓森冷笑道：「我想怎麼樣？既然你那麼喜歡男人，我就讓你喜歡個夠！」

他用襯衫的袖子將林梓森的雙手給綁起來，並縛到了床頭上，又爬上床將男人的雙腿分開，用力壓制住。

「你，你不是是想……」

林梓森不由自主地顫抖了起來，雖然也不是沒有意淫過和男人的性愛，但他從來沒想過這件事竟然會真實發生，而且並非兩廂情願，而是一方強硬的行為！

「你這麼做是不對的……我是你爸的朋友……而且、而且我比你大很多……」

說話的此刻，林梓森的胸膛一起一伏，雙腿大大分開，下身的性器安靜地蟄伏在那裡。

看著眼前景象，成繼堯不自覺地舔了舔有些發乾的嘴唇，看來林梓森對他的吸引力比自己想像中的還要大很多。

「你別這樣，這樣是不對的……」

林梓森試圖掙扎，無奈真的動彈不得，只能無力地看著成繼堯往自己的腰下塞枕頭，抬高他的下身。

「那你拿我爸的照片自慰就是對的了？」成繼堯很高興能有這個把柄，讓自己找到個完美的藉口好好「教訓」林梓森。

林梓森還想繼續說些什麼，卻忽然感到後穴被成繼堯的指尖按揉摸索著。

「你！不要進來——」

可他話還沒說完，成繼堯已將指頭擠進他緊窒的後穴裡。

「混蛋……痛……嗚……」林梓森眼中泛出淚光，黑眸如黑曜石一般散發出觸人心弦的光澤。

或許是林梓森的教師身分和平日總是一副西裝革履的正經模樣，使他現在全身赤裸地臣服在男人身下嗚咽抽搐時，竟令成繼堯感到一種因褻瀆而產生的極致挑逗。

性。

「不要，成繼堯！啊！快停……」

雖然林梓森的話語中帶有命令之意，但以他此刻顫抖的嗓音說出來，卻一點作用也沒有。

「是不是如果我是我老爸你就會願意了？是我不行嗎？」

林梓森挫敗地搖著頭，「不，不是的……」

「那就是可以嘍？」

林梓森一僵，只能威脅道：「你、你若是敢這麼對我，我明日就去阮律師那裡跟你解除養父子關係！」

成繼堯還需要他的簽名才能繼承遺產，如果這個能嚇退他就好了。

可成繼堯瞪了他一眼，片刻後翻身下床，回到房間從行李中翻出了一台 DV。

「知道這是什麼吧？我要把你現在的樣子全部錄下來，如果你敢跟我解除關係，我就拿到學校去放給大家看！」

成繼堯一邊說一邊打開 DV，錄影的紅色指示燈亮起，令林梓森臉色蒼白。

「你不會這麼做的，成繼堯，你不能那麼喪心病狂！」

「我怎麼喪心病狂了？不過就是拍一段情色 DV 而已。」

林梓森頓時覺得眼前一陣發黑。

「你到底想怎麼樣啊！」他被成繼堯逼得無路可走，挫敗地哭喊出來。

第一次看到這個男人在自己眼前脆弱流淚，那種無助的可憐模樣讓成繼堯更加興奮，下身的某個部位脹得快要爆炸開來，令他不願再忍耐了。

雖然成繼堯年齡比林梓森要小得多，但是要論到床上的經驗，成繼堯可是老手。他俯下身來，下半身與林梓森緊緊相貼，熾熱的皮膚靠在林梓森有些冰涼的身體上，兩個人都不約而同地產生一股莫名的感覺。

「你，你又要什麼花招……」

成繼堯沒有回答林梓森的問題，只是張口含住了他的乳頭。

「啊……」乳頭忽然被濕熱包圍，林梓森不由得呻吟一聲。但聲音一出口，他立即紅了臉、咬住唇不再出聲。但這聲不大不小的呻吟已讓成繼堯益發興奮起來，甚至有種得逞的快意。

他不僅用舌頭逗弄著口中的圓粒，更用手揪著另一邊輕輕地拉扯著，敏感處傳來的酥麻感讓林梓森一陣頭皮發麻。

如果成繼堯繼續用暴力的手段讓他屈服，他雖然生氣，心裡卻不會有罪惡感。畢竟他由始至終都覺得是成繼堯利用他父親的事情在無理取鬧。

不過如果他在成繼堯的挑逗下起了反應的話，那就完全不一樣了——這就好像從被強暴變成了淫亂求歡的戲碼，在一個未成年的男孩身下產生性衝動甚至是快感，這要他之後怎麼面對繼堯？

林梓森拚命將身體往床頭縮去，但是他的雙腳卻被緊緊壓制住，再怎麼移動，也避不開成繼堯。

「看你現在這個樣子，我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

不再與林梓森廢話，成繼堯的吻紛紛落下，所過之處都留下了明顯的紅痕。

林梓森雖然比成繼堯大了十七歲，但多虧了正常健康的生活習慣，他的皮膚可比那些長期泡夜店的年輕男人還要好得多。

成繼堯越親越上癮，邊親還邊將手移到林梓森的後腰處慢慢摩擦。果然，這個男人背後的皮膚也一樣沒有令他失望。

「那裡不行，啊……」

當成繼堯的吻落到林梓森的肚臍的時候，他卻忽然像觸電一樣，整個身體猛地繃緊。

「哦？」成繼堯眼裡閃過了一抹興味的光芒，「肚臍是你的敏感帶？」

「不是！」

林梓森想也不想地就矢口否認，讓成繼堯忽然覺得這個老男人似乎並不像他所以為的那麼無趣，好像還有點可愛？

「是不是，試試看不就知道了？」

成繼堯俯下身去，用舌尖輕輕地在林梓森的肚臍周圍打轉。

「啊！混蛋……嗯……」

被刺激到的林梓森發覺自己的理智已逐漸抽離，原來有些冰冷的皮膚竟因情慾而慢慢升溫，眼角周圍浮上了淡淡的粉色，看起來就像一顆熟了的水蜜桃。

成繼堯從來不知道被情慾控制的林梓森竟然會流露出這般妖魅的神色。只不過被刺激到敏感帶就有如此的表現，令成繼堯更想看到林梓森達到高潮時候的模樣了。

他更加放肆地愛撫，舌尖不遺餘力地刺激林梓森的肚臍，弄得他驚喘連連，口中的呻吟也越來越大。

「混、混蛋，你，你不是嫌我、嫌我喜歡你老爸，嫌我噁心嗎……為何，為何還要碰我……嗚嗯……」

成繼堯滿意地看著林梓森已經被挑逗得開始抬起頭來的性器，邪笑道：「我老爸不要的我，不可以嗎？」

「混、混蛋，你這個，啊……」

成繼堯一把握住了林梓森的性器，用指尖在敏感的龜頭上刮了一下。

「啊！痛！」

「我看你嘴巴挺厲害的，怎麼不繼續罵了？嗯？」

他邊說，邊有些粗魯地套弄林梓森的性器，一陣強烈的快感便伴隨著些許疼痛湧上林梓森的腦袋，下身被刺激的快感開始迅速將他的情感與理智剝離開。

「看來你也不是像你看起來的那麼冷淡嘛，林老師，你看你這東西在我手上多有精神啊？」

林梓森覺得眼睛蒙上了一層水霧，有些看不清眼前景象。成繼堯這麼一說，他才茫然地看向自己被握在手裡的性器，又想到方才自己意淫的場面，竟然在這一刻變成現實，更加無法思考。

成繼堯用手指分開林梓森的臀瓣，指尖頂在穴口上輕輕往裡按著。

「嗚嗯……不要……」

見林梓森的身體在自己的挑逗下漸漸放鬆，便抓起他的小腿，強迫他的雙腿彎折。成繼堯掰開了林梓森的大腿之後，發出了幾聲讚嘆，「你這裡的顏色真好看。」林梓森的膚色偏白，毛髮也不濃密。因為平日禁慾的緣故，性器和後穴的顏色都是淡淡的粉色。

成繼堯用自己脹大的性器在入口處摩擦了幾下。那洞穴依舊緊窒得驚人，光是想要進去就已經很困難了。

他拍了拍林梓森的臀部，好讓他下身的肌肉更放鬆一些。「我勸你最好深呼吸幾下，別等我進去一口氣吸不上來昏過去就不好了。」

「去你的混蛋……啊！」

在林梓森有氣無力的罵聲中，成繼堯腰部一使勁，猛地攻入他體內。

火熱性器的進入帶來了劇烈疼痛，卻也夾雜著一些更奇怪的感覺，林梓森的理智幾乎在瞬間崩潰。

不過，進入他體內的成繼堯卻沒有剛才那麼游刃有餘了。林梓森的後穴比他想像中還要緊窒，被火熱肉壁緊緊包裹的感覺差點讓他控制不住丟盔卸甲。

成繼堯暫時定在那裡不動，然後用手捏住了林梓森有些疲軟的性器，開始刺激起它來。

「混蛋王八蛋……你趕快做！射完就給我滾……」

林梓森不願意自己被成繼堯喚起性慾，雖然男人的確是由慾望掌控的生物，但是於情於理他都不能對成繼堯的挑逗有反應。

聽了他的話，成繼堯靜止了一會後便又開始抽插的動作。

勃起的巨物又熱又硬，一下下有規律地衝擊著自己的身體。雖然林梓森的後庭緊窒，但成繼堯控制著進攻的節奏，沒多久便游刃有餘地為所欲為，此時的體位更讓他的下體毫無保留地呈現在成繼堯面前。

玉白色雙臀中那點粉嫩的肉穴，此刻正被自己的巨物狠狠侵犯著。每一次抽出，甚至能看到粉嫩媚肉被肉棒拖帶出來的感覺，這種淫靡到了極點的場景又讓成繼堯的性器脹得更大。

「嗚嗯……啊……好痛……嗚嗚……」

林梓森已經完全沒有辦法去思考其他事情，他現在唯一能感覺到的只是成繼堯每一次進入抽出時所製造的疼痛。但是從男人的經驗來看，以成繼堯的硬度和速度，預示著這酷刑離結束還很久。

「嗚嗚……我求你……求你放過我……我不要了……啊……」

看著身下的男人一副痛苦難忍的表情，更激發了成繼堯的慾望。

「說！快說你不應該喜歡我老爸！」更不應該忽視我的存在！

成繼堯加快進攻的節奏，狠狠地往林梓森體內頂，林梓森只覺得自己就要被成繼堯捅穿了。

「你，你別動了……我錯了……對不起……對不起……」

林梓森實在受不了成繼堯施予的懲罰，心理防線終於潰敗了。

他又沒有傷害到任何人，為什麼要受到這樣的懲罰？老天爺對他太不公平了。

想著想著，林梓森的眼淚就流出來了。

見到林梓森敗下陣來，成繼堯心情大好，又看了一眼林梓森還被綁著的雙手，一心疼就替他解開了。

雖然被解開束縛，但這個時候的林梓森已經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雙腿大開地躺在床上任成繼堯褻玩。

「把手抬起來，環著我的脖子，聽到沒有！」

成繼堯邊說邊又用力地頂了頂，林梓森吃痛，害怕更多的懲罰，只得乖乖地將手臂環上成繼堯的脖子。

「還有，腿夾緊點！」

林梓森一邊抽泣著一邊按照成繼堯的話去做，把雙腿環在成繼堯腰上。

成繼堯對他聽話的反應相當滿意，忍不住低下頭吻了吻他的唇。

想到現在擁有這個男人的人是自己而不是老爸，成繼堯忍不住高興了一下，但又忽然對自己這種莫名的獨占慾感到奇怪——他對林梓森的感覺完全超出了他自己的預料。

「你……」林梓森完全沒有想到成繼堯竟然會吻他。

畢竟接吻這種事情一般都是情人才會做的事，成繼堯現在是在懲罰他又不愛他，又為何要吻他呢？林梓森想不明白。

而成繼堯向來則不是感性的人，雖然覺得自己對林梓森的反應是反常了點，但依他認為，只要在床上多來個幾次應該就會淡了吧？

於是成繼堯加快了抽插的速度，盡情地在這個男人身上發洩著慾望。而林梓森整個人無力地掛在成繼堯身上，因疼痛夾雜著快感襲來，沒有堅持到最後，眼前一黑便昏過去了。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林梓森幽幽醒來。

剛睜開眼的一剎那，林梓森覺得自己似乎得了暫時性的失憶，完全想不起自己是為什麼會這樣赤身裸體地躺在床上了。

待知覺漸漸恢復，他才開始感覺渾身上下的痠痛感，再加上下體的黏膩，讓他忍不住皺起了眉頭。

身邊沒有其他人，林梓森將視線拉遠了一點，才看到一個背影正坐在他的書桌前，對著電腦在做著什麼。

林梓森好不容易摸到了眼鏡，戴上了眼鏡之後才發現成繼堯霸占了他的書桌和電腦，並目不轉睛地看著螢幕上的A片。

畫面中兩具赤裸的身體糾纏在一起，近鏡頭對準了性器結合的部位，將陽具進出肉穴的過程一覽無遺地拍了下來。

看到了這種畫面，林梓森才忽然記起之前發生的事。

抓到了手邊的枕頭，他憤恨地朝戴著耳機、完全沒有注意到他已經清醒的人砸過去。

忽然被枕頭砸到，成繼堯立刻扯下耳機轉過頭來，看見林梓森正憤怒地瞪著自己看。

「噲？醒啦？林老師有沒有興趣欣賞一下我剛剪完的片子？」

林梓森聽了他的話，頓時瞠目結舌，「你、你說什麼？你剛才看的那……那裡面是我？」

成繼堯挑眉道：「你還不相信？」

他將播放的進度往後拉了一些，畫面中秀出了當事人的臉。

林梓森看著畫面中放浪形骸的自己，一股血氣湧上頭來，差點又昏了過去。

他強忍著渾身的不適撐起身體，想下床把那段噁心的錄影給刪掉，但腳剛沾地，卻一點力氣都使不上來，眼看就要摔倒。

成繼堯趕緊上去一把抱住他，把人重新按回床上。

「想幹麼？你就算刪了這段，我電腦上還有備份，就算你把我電腦砸了，我的網路空間上也有備份，你覺得你能毀掉多少？」

「你！你太過分了！」林梓森被氣得不行，說話的聲音都有些顫抖。

成繼堯根本就懶得理會他，只是痞痞地笑了笑，「你以後只要好好聽我的，這段影片就不會對你構成威脅。」

林梓森瞪大了雙眼。「你說什麼？！什麼以後？！我和你哪還有什麼以後！你立刻收拾東西滾出我的房子！我再也不想見到你！」

成繼堯哼了一聲，「你有那麼大的把柄抓在我手上還敢說這種話？你就不怕我把這段影片拿到學校去公開？」

林梓森咬牙，「這裡面也拍到你，放出來對你有什麼好處？」

成繼堯根本不在意，「你難道不知道人臉是可以打馬賽克上去的？就算不打馬賽克，被插的是你又不是我，我可不怕被人看啊，哈哈！」

「混蛋！無賴！流氓！」林梓森懊悔萬分，他真是倒了八輩子楣了，怎麼會莫名其妙地招來這麼一個大麻煩？

「還有，這邊夜店的貨色太差了，後面鬆得要死，還是老師你的滋味比較好，我也懶得整天沒事出去打野食了，你陪我一段時間，等我繼承了老爸的遺產我就走。」

昨晚狠狠地「懲罰」了林梓森之後，成繼堯覺得自己的心情好了很多，用這幾個月的时间應該足夠消除自己對林梓森的占有慾和新鮮感了。

聽到他說出這種過分的話，林梓森想也沒想就抬手想給他一個耳光，但誰知手臂才剛剛抬起來，手腕就立刻被狠狠擒住。

「親愛的老師，千萬不要挑逗我啊，我怕我會忍不住再把你壓到床上的。」成繼堯邪笑著甩開了林梓森的手，站了起來。

「對了，現在已經七點半了，我該去學校了。依你現在的身體應該沒辦法去上課了吧？放心，我會幫你請假的，你就好好在家休息吧！」

林梓森顫抖著雙唇看著成繼堯走出自己房間，幾分鐘之後又聽到大門的關門聲。那個惡魔終於離開了。

林梓森全身脫力地倒在床上，但視線卻沒有辦法回避電腦上還在播放的不堪入目的影像。

「混蛋混蛋混蛋！」林梓森將臉埋在枕頭裡，挫敗的淚水無法控制地決堤而出。

Crescent